

新沙皇的丑恶面目

——揭露苏联社会帝国主义
对外侵略扩张的反动本质

北京人民出版社

新沙皇的丑恶面目

——揭露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外侵略
扩张的反动本质

北京人民出版社

新沙皇的丑恶面目

——揭露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反动本质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出版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3.375 印张 67,000 字

1974 年 3 月第 1 版 197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0

书号：3071·116 定价：0.29 元

目 录

两种手法 一个目的

——苏修更改远东地名的丑恶用心

..... 新华社记者述评(1)

高唱“裁军”的十年 疯狂扩军的十年

..... 新华社记者述评(5)

占领愈久 绞索愈紧 新华社记者述评(10)

两代王朝 一条黑线

——评新沙皇为老沙皇侵略扩张翻案

..... 新华社记者述评(14)

向谁挑战? 辛 清(20)

地地道道的海上霸国 向 明(23)

廉价的宣传 新华社记者述评(28)

是臆造还是现实? 新华社记者述评(32)

马立克在安理会上的丑恶表演 新华社记者(37)

输送人力的丑剧 宜 群(42)

是援助, 还是控制和掠夺? 新华社记者述评(46)

驳海上霸王的诡辩 杨 盈(52)

是防止核战争, 还是争夺核优势? 向 明(57)

“缓和”烟幕掩盖不住苏修在欧洲的

军事野心 新华社记者述评(62)

地中海最大的公害	伊 华 (66)
陈旧的货色	向 明 (69)
新沙皇在印度洋的扩张	雅 飞 (73)
奇文共欣赏	辛 清 (79)
不折不扣的军火商	杨 盈 (83)
是“安全体系”，还是侵略扩张体系？	新华社记者述评 (88)
要别人“放心”的背后	龚 平 (94)
从十月中东战争看苏修同美帝的激烈争夺	新华社记者述评 (97)
数字与事实	
苏修向西方借了多少债	(103)

两种手法 一个目的

——苏修更改远东地名的丑恶用心

新华社记者述评

《苏联最高苏维埃公报》一九七三年第一期刊登了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的一道命令，决定把苏联远东地区一些原来用汉语和满语命名的城镇改为俄语名称。

被苏修更改的地名中有：

“伊曼”区和市，现被改为“达利涅列钦斯克”（意为“远河”）区和市。伊曼为河流名，河口的城市也以此命名。据《明实录》《太宗实录》卷六十八记载，永乐八年（公元一四一〇年），明朝政府就在那里设立了“亦麻河卫”。清朝初年杨宾著《柳边纪略》卷三记为“伊瞒”。清朝乾隆四十三年（公元一七七八年）绘制的《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绩舆图》将这条河记为“尼满河”，河口城市记为“尼满屯”。亦麻、伊瞒、尼满、伊曼为同一满语的译音，意为“山羊”。苏联国家地理著作出版社一九四九年出版的苏联考察家弗·克·阿尔先耶夫著《在乌苏里边疆区的密林中》一书也指出，“在一八五四年编纂的旧地图上，这条河标名为‘呢满’。这是满语，意为‘山羊’。由此很易转为另一词‘伊瞒’。乌德海人简称之为‘亦麻’。”

“苏昌”市改为“帕尔季占斯克”（意为“游击队城”），“北

苏昌”工人村改为“乌格列卡姆斯克”（意为“煤”）工人村。清朝道光初年萨英额著《吉林外纪》卷八关于嘉庆十六年（公元一八一一年）的一条纪事中提到这个地方，当时记为“苏城”。弗·克·阿尔先耶夫著《在乌苏里边疆区的中国人》一书也指出，“苏昌”即汉语的“苏城”。

“里伏锦”工人村改为“鲁德内”（意为“矿砂”）工人村。“里伏锦”工人村是以同名河流命名的。这条河流清朝《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绩舆图》记为“富齐河”，《皇朝直省地輿全图》记为“富金河”，《宁古塔地輿图》则标出了“里伏锦”、“外伏锦”二条河流。“伏锦”是满语，意为“创始”。

“宏格力”工人村改为“古尔斯科耶”工人村。“宏格力”是以流经附近的一条河流命名的。清朝出版的文献中载有这一地名。

“帖提尤贺”区和工人村改为“达利涅戈尔斯克”（意为“远山”）区和工人村；“帖提尤贺码头”工人村改为“鲁德纳亚·普里斯坦”（意为“矿砂码头”）工人村。这几个地名都是以附近的一条河流命名的。关于这条河流的名称，《在乌苏里边疆区的密林中》写有一段解释：“它的名称是畸变了的中国词‘野猪河’。它之所以获得这个名称是由于那里的野猪有一次咬死了两个猎人。”“帖—提尤”由“野猪”一词转音；“贺”即汉语的“河”。

“西南岔”工人村改为“切列姆沙内”工人村。西南岔为汉语。苏联一九五五年出版的阿尔先耶夫著《德尔苏·乌扎拉》一书也指出，这是中国起源的地名，意为“西南方向的分岔”。

苏修为什么要更改这些地名？为了替沙俄的侵华罪行辩

护，多年来，苏修不择手段地篡改历史，编造出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是沙俄首先开发的无主土地的大谎言。按照苏修的说法，在这些地方，不仅汉人没有居住过，甚至满人也没有居住过。既然如此，如仍保留这些地方用汉语和满语命名的地名，岂非莫大讽刺！所以，非改掉不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苏联政府“决定重新命名远东城镇，看来是要消除这个地区曾经是中国领土的证据”。一语道破了其中奥妙。

至于那些替沙俄侵略者歌功颂德、树碑立传的地名，例如，以沙皇尼古拉的名字命名的“尼古拉耶夫斯克”（中国传统名称为庙街）；以那个屠杀远东各族人民的刽子手和以吃人肉闻名的波雅科夫的姓命名的“波雅科夫”；以各个时期著名的侵华头目哈巴罗夫、穆拉维约夫、涅维尔斯科依、卡扎凯维奇等人的姓命名的“哈巴罗夫斯克”（中国传统名称为伯力）、“穆拉维约夫卡”、“涅维尔斯科耶”、“卡扎凯维切沃”；歌颂沙皇侵略“武功”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意为“控制东方”，中国传统名称为海参崴）、“布拉戈维申斯克”（表示沙俄殖民者侵占该地后向沙皇“报喜”之意，中国传统名称为海兰泡），等等，却是表彰死了的侵略者、鼓励活着的侵略者、煽动大国沙文主义狂热的好教材，是无价的国宝，那是断不能改的。

为了鼓吹侵略和扩张，用侵略头目的姓名命名的地名不能改，对侵略头目的历史公正评价则不能不改。例如，三十年代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曾经公正地指出：哈巴罗夫是“沙俄远东殖民政策侵略计划的传播者”，“哈巴罗夫向和

平的达斡尔地区进军时，残酷枪杀居民，掠夺该地区。城市成废墟，耕地被抛荒，居民惊慌不安，背井离乡。”而当地居民的多次起义都“遭到哈巴罗夫的残酷镇压”。到了六十年代，在《苏联小百科全书》上，同一个哈巴罗夫却被说成是“俄罗斯的新土地发现者”，他“在一六四九——五二年阿穆尔河（黑龙江）沿岸地区完成了一系列进军，这些进军是阿穆尔地区考察史上的重要阶段。”至于穆拉维约夫，那就是更了不起的侵略者了。所以在伯力的博物馆里，现在还要陈列着颂扬他“赫赫战功”的大幅绘画。法国《快报》意味深长地说：“穆拉维约夫将军的铠甲上就只缺了一个勋章：苏联英雄勋章。”

改与不改，两种手法，一个目的，都是为了适应推行社会帝国主义政策的需要。勃列日涅夫之流既然要继承老沙皇的侵略扩张政策，自然要千方百计消除老沙皇的侵略罪迹，把侵略者捧为英雄。这是必然的逻辑。

但是，更改地名并不能改变历史，也掩盖不了沙俄的侵略罪行，何况在沙俄侵占的中国土地上，用汉语、满语及其他中国兄弟民族语文命名的地名之多是改不胜改的。就是把苏联现存的所有地图统统烧掉，把所有地名都改用俄语名称，那也不能把别国出版的地图统统烧掉和改掉。这种更换地名的拙劣手法，同勃列日涅夫之流的愿望相反，只能更加暴露他们的侵略野心罢了。

（载一九七三年三月七日《人民日报》）

高唱“裁军”的十年

疯狂扩军的十年

新华社记者述评

十年前，一九六三年八月五日，苏联同美国等在莫斯科签订了一个“禁止在大气层、宇宙空间和水下试验核武器的条约”。当时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明确指出，这是“一个愚弄全世界人民的大骗局”，目的是“巩固自己的核垄断地位，而把一切受核威胁的爱好和平的国家的手脚束缚起来”。而苏联当局却说，签订此约是为了“推动裁军事业”，“收缩”军备竞赛，因此，它是“普遍和平与安全大厦的第一块基石”。十年过去了，苏联的“裁军”方案层出不穷，“裁军”调门越唱越高，而它同另一个超级大国的核军备竞赛却水涨船高、步步加剧。“禁试”的倡导者仍在大试特试，苏修的核武装正继续膨胀。铁的事实彻底戳穿了这个被苏联称之为“和平大厦基石”的“部分禁试条约”，完全证实了中国政府历来在裁军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的正确性。

“条约”签订后的十年，苏修又进行了上百次的核试验，每年平均试验的次数几乎同签约前一样多，所不同者只不过是他们在大气层里的核试验已经试够了，因此把试验从空中转移到地下而已。十年中，他们还进行了大量的各种火箭试验，仅向太平洋公海水域就发射了几十次，用来改善洲际弹

道导弹质量。与此同时，苏联每年为军事目的而发射的地球卫星的数目也在成倍地增加，十年内发射了四、五百颗，其中不少是直接为发展战略核武器服务的。这表明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目的是为了禁止无核国家发展核武器，而根本对苏联发展战略核武器所需的试验毫无限制作用。

大量的试验和巨额的军费开支，使苏联的核武装在十年中迅速膨胀。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材料，一九六三年，即签订“部分禁试条约”的那一年，苏联仅有洲际弹道导弹一百枚，而今则已达到一千五百多枚，十年中增加了十四倍以上。从潜艇上发射的弹道导弹，目前与一九六三年相比，也增加了四倍以上，并且其中最新式的导弹都是最近几年中才装备部队的。在此期间，苏联的“战略火箭军”的人数增加了三倍多。十年中，把战略核武装扩充到这种程度，全都是在娓娓动听的“和平”、“裁军”掩护下进行的，这不是愚弄世界人民又是什么？

在这十年中，苏修集团还炮制和签署了其他一些核裁军条约和协议，没有一个不是为了限制别人，发展自己，维持核垄断、进行核讹诈，以使他好在这个世界上称王称霸。

一九六八年，他们又炮制了一个“不扩散核武器的条约”。苏修又大肆宣传这是“能堵塞扩散核武器一切漏洞的条约”。实际上他们要的是“切断现在没有核武器者通往核武器的一切道路”，而他们却可自由地到处扩散。正是在这个“条约”签订后，苏联在海军中大量配备能发射远程弹道导弹的核潜艇，把核武器扩散到世界各个大洋。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材料，到一九六八年为止苏联只有七艘弹道导弹核潜艇，而

且多数装备的是射程比较近的老式导弹，到一九七二年弹道导弹核潜艇增加到三十九艘。四年内增加了四倍多。苏修海军头目夸耀说，这种“装备着强大火箭核武器的原子潜艇”是“辽阔海洋的主人”。试问越来越多的这些“辽阔海洋的主人”带着大量核武器在海洋上横行，威胁各国，难道不是核霸王在肆无忌惮地进行核扩散吗？

一九七二年五月，苏联同美国在莫斯科签订了“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等协议，声称“这些文件有助于避免战略武器竞赛进入新一轮”。但“协议”墨迹未干，苏联就一再表示要“大力加强我国的防御能力”，要“最大限度地”“把科学成就用于军事各个方面”。据西方通讯社报道，苏联从去年五月二十六日“协议”签字之日起至七月六日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内，就进行了七次洲际导弹试验和八次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试验，平均每隔三四天就试验一次。为了使洲际弹道导弹现代化，苏联还不遗余力地试验和研究多弹头导弹，以便在“协议”规定“限额”内提高核打击的力量。今年三月，美国当时的国防部长理查森曾透露，苏联正在发展和试验三种新的洲际弹道导弹，增加一种新的核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事实十分清楚“协议”不但没有起到“避免战略武器竞赛进入新一轮”的作用，反而成了苏美进行“新一轮”核竞赛的加速器。

今年六月，在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后，苏联在裁军上的欺骗宣传达到了新高峰，他们又在散播妖雾，说什么“决心尽一切努力使不祥的核武器火焰再也不在地球闪现”。话音未落他们就接连进行了两次地下核试验，核武器的“火焰”照

出了苏修正在加紧核扩军的丑恶嘴脸。

十年的历史不算长，但是，苏修却作了淋漓尽致的表演。略一回顾这段历史事实，苏修在裁减核武器方面耍的一切花招便都成了自我暴露的笑柄。十年前，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刚刚签订后，苏修有一些名言，说什么通过苏联的努力，各国人民已“看到了收缩压在他们双肩的重担——军备竞赛的可能性”，裁军的“必然结果将是大大减少军备的开支，节省下来的资金可以用来发展那些摆脱殖民地附属国地位的国家经济”，减少五分之一的军事拨款“便可使不发达国家在二十到二十五年之间达到意大利和法国的经济水平”等等。言犹在耳，发展中的国家不仅没看到苏修把减少军费省下来的钱用来帮助他们“达到或接近意大利和法国的经济水平”，相反，却看到这个号称“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军费开支的重压下，把自己的国民经济搞得一团糟，苏修首领们不得不向意大利和法国这样的国家，乞求贷款，乞求援助的各种丑态。

必须指出，在这十年中，另一个超级大国——美国，在进行核军备竞赛方面也是不遗余力，力争保持优势。在此期间，他们投入了高达七八百亿美元的资金，进行了二、三百次核试验，扩充战略武装力量，使洲际弹道导弹从一九六三年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时的四百多枚，增加到一千多枚，核潜艇发射的弹道导弹也增加了一倍半以上。在分导式多弹头导弹方面，他们与苏联相比遥遥领先，业已开始装备部队。去年“限制战略核武器协议”刚刚签订，美国就召开国会，要求“采取行动”，“改进”进攻性战略武器系统。当时的国防部长莱尔德在会上说，“不可能廉价地得到和平”，“现

在不是盲目自满的时候”，“必须保持技术上的优势”，“必须继续执行现有的部署计划”。今年六月苏美会谈结束后不久，美国现任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又说，“必须保证使我们拥有对付各式各样危险的可靠的威慑力量”，以制止苏联的“冒险行动”。可见关于裁军的各种各样“条约”和“协定”对美国的战略核武装的扩充同样是一纸空文，不起任何约束作用。

历史是无情的，社会帝国主义高唱“裁军”的十年，正是它同美国争夺核优势、争作核霸王和疯狂扩军——特别是核扩军的十年。它的核霸王的真面目越来越暴露了，一个个骗局都被它自己的行为戳穿了，再要愚弄世界人民也就越来越困难了。

（载一九七三年八月五日《人民日报》）

占领愈久 绞索愈紧

新华社记者述评

五年前，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苏修领导集团悍然出动大量武装部队，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对捷克斯洛伐克实行军事占领。五年来，苏修领导集团的所作所为表明，他们正沿着社会帝国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加紧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竭力维持其殖民主义体系。

苏修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强盗行径，激起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反抗怒潮，受到包括苏联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强烈谴责。勃列日涅夫一伙为掩饰其社会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不断高唱“和平”和“安全”，说什么要“尊重”捷克斯洛伐克的“主权”和“独立”，佯称“不干涉内政”、“不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等等。但是，谎言掩盖不了铁的事实。

五年来，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放弃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占领吗？没有，相反，进一步加强了。

人们都记得，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日深夜，苏修出动大量飞机、坦克和地面部队强占了捷克斯洛伐克。当时，苏修为了遮掩天下人的耳目，在它炮制的一些文件中曾一再表白，它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武装侵略是“暂时留驻”，而所谓“暂时留驻”的理由共有两条：其一是等待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正常化”；其二是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的安全”“免

受”西德的“侵犯”。可是，几年前苏修领导集团就曾宣称捷克斯洛伐克“在社会生活和发展国民经济方面恢复了正常的局面”。这期间，苏联同西德签订了条约，勃列日涅夫还亲访西德鼓吹发展两国的全面合作，捷克斯洛伐克不久前也同西德草签了相互关系条约。这就是说，苏修所谓苏军“暂时留驻”捷克斯洛伐克的“理由”，早就不存在了，但是，“暂时留驻”的苏军却仍然不见撤离。人们不禁要问：你们军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暂时留驻”究竟要继续到哪年哪月？

事实表明，苏修的占领军就是要赖在捷克斯洛伐克不走。名曰“暂时留驻”，实则长期占领。几年来，苏修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驻军和军事设备有增无减，苏修和华沙条约国的军队不断地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耀武扬威，进行武力威胁。

苏修领导集团凭借武力，在捷克斯洛伐克作威作福，横行霸道。在它逼迫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签订的苏军驻捷条约中，就规定了苏修占领军的种种特权，更规定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不得反抗它的军事占领。五年来，苏修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反侵略的正义斗争实行残酷镇压，并在捷克斯洛伐克全国从上到下搞大规模的清洗。他们竭力推行“经济一体化”，加紧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掠夺和剥削。他们要捷克斯洛伐克的外交政策和活动同苏修“协调一致”，不得有半点违抗。一句话，他们仍然把捷克斯洛伐克看成是自己的附庸国和殖民地。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是不是不会再干象武装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这种法西斯勾当呢？勃列日涅夫集团的言行表明，他们是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

五年来，苏修竭力为其侵捷的法西斯行径辩护，炮制了一整套“侵略有理”的反动谬论，诸如什么“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和“大家庭论”等等，并且把这种勃列日涅夫主义作为既定政策。一九七〇年五月六日，苏修在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的所谓“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中，就从头到尾塞满了这类货色。国际舆论在评论这个条约时指出，这等于“把勃列日涅夫主义合法化了”。苏修头目和报刊也一再宣称，过去、现在和将来他们都不会放弃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那种政策。他们公然无耻宣扬侵捷“是件很好的事”，有“伟大意义”，是苏修“原则性和彻底性的光辉范例”；声称苏修对东欧国家的命运“不可能也绝不会漠不关心”，“无论什么时候也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个环节从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夺走”；并且威胁说，如果“有哪个国家与苏联相对立，首先就有损于这个国家本身的切身利益，最终的结果可能对它是非常严重的”。不久前，参加“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第一阶段会议的苏联代表团发言人弗·索夫斯基在赫尔辛基举行记者招待会，当记者们问他苏联是否将排除象一九六八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那样的行动时，这位发言人回答说：“将来仍然是这样”。外国记者在报道他的这次谈话时指出，苏联“明确地保留了它进行另一次捷克斯洛伐克式入侵的权利”。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和占领，是苏修推行社会帝国主义强权政治和侵略政策的最露骨的表现，也标志着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总破产。世界人民从此大开眼界，日益看清社会帝国主义的丑恶面目，勃列日涅夫一伙玩弄的种种骗人花招，是越来越不灵了。五年来，捷克斯洛伐